

# 論

# 四 教

# 論

惟 悟

導 言

近代哲學常言人有二性，一曰人性，二曰獸性。故其可善可惡，便在於此。關於前者，頗如孟子所謂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」。是知人之為人，即賴有此四端，方可以別於禽獸，故曰人性也。關於後者，亦如荀子所謂：「今人之性，生而有有利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；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，合於犯分亂理，而歸於暴」。是以人之非人，亦因有此三惡，始不見重於世，故曰獸性也。由是孟子乃曰：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燃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」。荀子亦曰：「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，禮義之道。然後出於辭讓，合於文理，而歸於治」。凡此所引，可見宗教之建立，義實在此，萬世如常，決非人之喜怒可能動搖，令其喪亡。茲以世間法言，卑之無甚高論，殆亦不過欲化惡為善，返樸歸真。如老子所謂：「聖人常善救人，故人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物無棄物」。雖云皆為不了義法，實亦難能可貴。若就出世法說，雖各宗教皆言因果報應，天堂地獄，大同小異，不分軒輊。顧若欲跳出輪迴，息滅生死；了知菩提之法，克證涅槃之果，若除佛外，實亦無幾。故佛為天中之天，聖中之聖，古今常讚，實非自誇。茲因感於有人欲降低三教，高捧上帝，雖其人微言輕，不足以釀大禍，第在夢中狂奔，亦可而生小殃。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於次：

## 一、耶 教

茲按耶穌本為一木匠出身，傳教三年，門徒十二，享年不過三十三歲，便被一名猶大者出賣，釘死於十字架上。既非天資聰明，亦無雄偉事業，只因後人哀之，造作神話，流傳至今，始被人尊為教主，變成傀儡。如新約謂：「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受魔鬼的試探。他禁食四十晝夜，後來就餓了……那時候他才出來佈道」。此為敘其略史也。又據創世紀說：「耶和華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」。又說：「那人獨居不好，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……耶和華就用那人所取下的肋骨，造成一個女人」。此為其說人種之由來也。觀此便知其教義荒唐，不近人情！若與中國之怪誕小說相比，猶覺瞠乎其後，

安能令人相信？不寧唯是，又如馬太福音謂：「你們不要想我來是要叫地上太平。我來，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。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，女兒與母親生疏，媳婦與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敵，就是自己家裡的人」。此為記述其使命也。創世紀說：「……這樣，羅得的兩個女兒，都從他父親懷了孕；大女兒生了兒子，給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現今摩押人的始祖；小女兒也生了兒子，給他起名叫亞米，就是現今亞捫人的始祖」。此為自言其亂倫也。綜上以觀，便見所謂聖經也者，實際是語無倫次，行近悖謬，在國產文化中所不見者，今竟一一出現人前；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！若謂我為文明，彼是野蠻，人當必無異詞。此基督耶穌之來中國傳教，若非藉其金錢與勢力，裏應及外合。如張振之所謂：「貨船同牧師并進，砲艦與聖經齊來」。便必難使中國人垂青，加以接受；亦無法完成文化侵略，即其所謂：養成奴隸心理，打擊英雄志氣也。

## 二、孔 教

今以孔教言，其所謂三綱五常，四維八德，詩書禮易，仁義道德，雖皆全為世法，不帶宗教色彩。顧在民族方面，亦有其益，成績昭彰，不容否認。且自漢武黜百尊一以來，孔子在政治與教育之上，大權獨攬，支配人心，亦有奇效。迄今二千年，文治武功彪炳，有口皆碑，實不容今時狂妄之徒，有所訾議，加以破壞！此一般東來觀光之人，雖皆以「中華民族為一無宗教信仰之國家」，見而驚異，莫名其妙。若以西洋之標準言，便必人心險惡，盜賊縱橫，全憑人治，豈不甚危？第不知其雖無宗教，却有文教。如論語曰：「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」。又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尤其以個人言，頗能養成安貧守分，知命樂天，勤勞克苦，節儉足用等。足以對治西洋傳來奢侈之風，好亂之性，競爭之說，殘忍之心。舉例如孔子之蔬食飲水，顏回之陋巷常樂。如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，而慎於言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也已矣」。又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。凡此所舉，可見論語雖云：「子不語，怪離亂神」。又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智矣」。似乎是在對上帝說法，勸其莫愚中國人，因為他有甚高之文化，何必班門弄斧！然其亦有如莊子所謂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」。亦足見其存心忠厚，胸襟廣潤，豈今之食洋飯者，亦可能望其項背？此有人因鑒於洋化之風甚熾，國命危如累卵。誠如孔子所謂：「國家將興，必有祿禎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」。乃回想其嘗云：「吾聞以夏變夷，未聞以夷變夏也」。又曰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。亦

甚願有人能挽此狂瀾，其功當不在黃帝與大禹之下。慎勿再言「打倒孔家店，反對泥菩薩」。造成無數之洋奴，其於國家方有裨益也。

### 三、道 教

其次，若以道教言，如老子嘗謂：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朴」。此爲其深以世界之亂，壞在人有所爲，不知靜止，多生事端，慾壑難填。遂致人與人爭，國同國戰，兵連禍結，民生凋敝。甚至從而再竭澤而漁，搜山以獵，不恤民苦，任意搜括；致令朴實全毀，貧病交加，教化之事，於焉無望！如其痛述此事曰：「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」觀此似乎亦在對西洋法治控訴，勸其莫作癡想，猶可無爲而治。如其又曰：「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」。讀此尤令西洋文明失色，當頭一棒，將必令其自悟，少惹是非！此老子之教，言治世便云：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；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智者不敢爲，爲無爲，則近道矣」。言忘世亦曰：「絕聖棄智，民利十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」。乃至更曰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」。若總而言之，便知老子之言無爲，匪特破盡世人求治之迷，並亦痛詆聖賢設教之害。當必令商韓聞之氣餒，耶穆見而胆落，何物上帝，豈敢仍自藏在教堂，統治世界；尙可妄自尊尊，吮人骨血，迷其心竅，能不原形畢露哉？故真道教原爲哲學，足可救濟西洋物質文明之窮。假道教爲世詬病，只可令張道陵之子孫自己去負責，不關人事，何肯代勞。此今世留學生輩之指鹿爲馬，並欲將其剷除，抑何不思之甚？實亦見其腹儉而盲從也。

### 四、佛 教

至若以佛教言，其法雖傳自於印度，實即發展於中國，所謂第二祖國，良非誣言。國人亦應以此自傲，方不受人譏爲未開化民族，稱作落後地區。如洋化者常以先進頌人，後進自居，亦不覺其卑躬屈節，好利無恥！所以者何？蓋現今之中國，雖在物質上遠不及人，自慚自愧；然在哲理中獨霸天下，亦自可喜。試問若除佛教以外，有誰人肯來向我學習，執禮甚恭？如古之自韓，今之歐美，能不令人受寵若驚，興奮至極！此有人謂：中國人切莫自卑，自暴自棄；以至於自戕自賊。倘能知佛法爲無價寶，是阿伽陀藥；既可自富，亦能療人衆病，便必勇氣百倍，自強不息。此何以故？蓋物質之學甚易，哲學之理難明。舉例如現在之中國人亦能造飛機汽

車，却未聞歐美人能講大乘佛法，便可知其所謂：「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生諸法，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」。又曰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爲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。茲僅以此二傷爲例，便可不但粉碎一切迷信，使耶教失其根據；亦可建立無數正法，令人類得於解脫。是知日本人常自稱佛教爲國粹，即以其說法甚精，持戒嚴密，定能生慧，行自得證。當此人慾薰天，災殃遍地之日，不於佛法求一明心見性之方，安身立命之處，豈真欲上帝救我，作其緣木求魚之事，自甘爲一癡人？此佛教每當大亂之後，便必重興，受人信仰，即以其有三藏十二部之經，八萬四千種之法，小之可以度脫個人，大則更能輔弼政治。豈如洋教之信而不解，行而無用可比？故若欲安定國家之基礎，奠立世界真正之和平；於人於我，或國或家，捨諸佛教，皆無可取。此殆以科學只能增加殺人利器，佛法方可破除愚癡心理也。

### 結 論

總之，中國之三教，其書有一萬餘卷，其法有無量億數，其人亦有六百兆衆，所謂入河算沙，真是數之不盡。此中國之爲一偉大國家，即因其寶藏甚富，歷史悠久，任取一法，皆可受用無窮，終身得益，實爲有目共睹，勿庸鼓吹。譬如在今日之世，匪惟自由國家，能誦詩云子曰；即諸極權徒衆，亦曉菩提涅槃。誠如所謂：「物極必反，否極泰來」。倘不有數十年之亂，何能來千萬人之信？此有人常懼於無神與唯物主義之說，以爲這番必難倖免，誓死抵抗，準備同歸於盡！然而庸詎知事實却不盡然，成爲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所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大難不死，吉兆可徵。然則當此中外皆同頌佛教之時，豈可仍如「胡適文存」之言，自貶身價，高抬洋貨，尙望再造成一百年之亂，使黃帝子孫了無子遺方休！嗚呼！古人嘗謂：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。國必自伐，然後人伐之」。觀於今日之國破家亡，妻離子散，其遠因實起於所謂五四文化運動，將本國之一切聖言異語，全部推翻；外人之無數淫風陋俗，加工製造。致使人不成人，國何能國！佛謂：「衆生同於時種所結之果，汝自蒔之，亦自食之」。如此顛倒是非，惡因豈無惡果？故在今日亦有人忘記古人所謂：「儒治皮膚之疾，道治血脈之疾，佛治骨髓之疾」。認爲只是謬說，完全無稽。只有上帝萬能，既可援以金錢，亦能助以兵力，何愁不底定中原，還我河山？雖與數萬萬之三教信徒爲敵，庸有何傷？此誠胡思亂想，天真至極，亦足見洋化之危險，幾何不誤國家大事！此本文之以四教爲題，雖不敢謂已盡比較之能事，亦可作略示好壞之輪廓。願諸智者幸勿河漢斯言，見利忘義，棄舊愛新，不欲起作護法，只圖仍自獻媚。則必證實胡適所謂：「中國不亡，是無天理」。人亦將欲求一桃源避秦，從此只好聽天安命！所謂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躬耕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也。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